

编辑本质论

学界关于编辑本质的研究，视角多样，观点歧异。对编辑本质的探讨应当建立在历时与共时两维度充分描写的基础上。影响编辑劳动的相关因素有宏观与微观之分，有直接与间接之别。编辑本质上是编辑主体在一定社会环境下通过一系列劳动手段的实施，对一定的信息内容进行策划、优选与组合，使劳动的最终成品适应精神生产与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律，转化成为一定负载物的文化产品，从而将各形态的文化传播并贮存下来的创造性的精神生产劳动。

近年来的编辑学研究，既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也不断深化与细化着有关问题的研究。就研究领域而言，不仅涉及到了部门编辑学，也开始了普通编辑学的建构；不仅探讨了大量具体的业务技术问题，也将编辑学基本理论的研究纳入了视野。在基本理论问题上，编辑本质的研究被提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探讨编辑本质问题，不仅关涉到编辑学基本理论的建构，而且对提升编辑学研究理论化程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披览众多的研究论文及论著，目前对编辑本质的研究，有直接行文进行分析的，也有通过编辑活动的特点来间接反映的；有在编辑学学科内部进行的，也有在编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领域

探讨的；有从现代编辑劳动状态研究的，也有从编辑劳动历史形态的发展讨论的。可以说，论者关注的重点不同，分析的角度多样，形成的观点也颇多差异。从编辑本质研究的重要性及目前研究的分歧性来看，对这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梳理显得十分必要。

一编辑本质研究的主要视角与观点

谈到编辑本质，有人称为编辑劳动的本质，有人称为编辑活动的本质，有人认为是编辑工作的本质，这种种分歧的出现是由于论者研究视角的不同而引起的。从不同学科、不同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来分析编辑现象，形成的关于编辑本质的称说往往就会不同。梳理目前编辑本质研究的主要视角与观点，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

（一）直接行文进行编辑本质研究

在文章或专著的标题、行文中，直接出现“编辑本质”的字样，以编辑本质的探讨为目标。此类研究的论著及论文数量较少，但因视角不同，形成观点的差异较大，主要有：

1. 从哲学的角度对编辑本质进行分析

（1）从马克思关于人类劳动形态的差异的角度考察问题，认为编辑的本质兼有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两种属性，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再生性精神生产劳动。^[1]人类社会存在三种形态的生产，即物质资料生产、精神资料生产和人的生产，此观点的论者认为编辑出版劳动是编辑出版工作者为了人类的生存、发展和享受所进行的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是社会化的、扩大的著作劳动形式，是将学者变成作者并以新的精神力量创造作者的劳动，是将

一般的人变为读者、并将其带入新的精神境界的劳动。这一劳动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也体现着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在编辑出版劳动中，存在四对矛盾，并且“编辑出版劳动的全部本质被隐藏在这四对矛盾中”[2]。这四对矛盾是：其一，生产者物质性的目的与精神创造的追求构成了这一劳动形式的内在矛盾。其二，编辑出版劳动是作者劳动的继续，作者同样有物质的目的与精神创造的需要，如何将二者的要求结合起来，组织好劳动过程，便产生了编辑出版者与作者的矛盾。其三，作者及编辑出版者作为出版物的生产者，其产品只有满足读者的需要才能进入流通领域，所以又有生产者与读者的矛盾。其四，出版物依赖社会存在，又对社会产生一定反作用，所以出现了出版物与社会的矛盾。可以说，论者将编辑本质与出版工作结合在一起讨论，认为出版劳动是编辑劳动的后续，编辑劳动是出版劳动的前奏，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 从关于人类社会结构的组成这一角度分析问题，认为编辑在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3]论者分析认为，人类社会结构可以划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部分，几乎所有的社会现象在这两大部分中必居其一。编辑不属于经济基础这个有机统一体的任何一个构成部分，而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在社会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它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这种本质特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显示出来。其一，从编辑这一社会现象本身看，编辑主体所从事的活动是创造性的思维劳动，是思想意识活动，而不是物质生产活动。从编辑劳动的结果来看，其精神产品的信息内容在本质上属于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其二，从编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看，一方面经济基础制约着、决定着编辑的生产和发展，决定了编辑的基本性质和特点；另一方面，编

辑又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对经济基础产生能动作用。其三，从编辑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看，编辑和构成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如政治、哲学、艺术、道德、法律、宗教等一样，形成了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的思想观点，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与这一思想观点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及执行这一规章制度的组织机构。

(3) 从事物相互联系的角度考察问题，通过分析编辑活动中的现实关系，找出编辑活动的两种结构和功能，从而揭示出编辑活动的社会本质。^[4]一方面，从思想文化活动中的交往关系考察编辑的社会本质，编辑活动作为其中的中间环节，发挥着导向功能，使交往双方按一定方向相互接近，迅速就某个内容达成社会性有效交往，减少交往中的盲目性。这种导向性制约着从制定编辑计划到实现编辑计划的全部工作过程，又是衡量编辑工作成败好坏的标准。另一方面，从社会思想文化活动中的创造关系，考察编辑的社会本质，编辑活动在其中发挥着协调作者和读者关系的功能，节制读者需要空白、作者写作无针对性、作品的质量存在问题等矛盾的产生，以维系作者和读者的同一性，使作者的创作沿着满足读者需要而不是相反的轨道进行。论者认为，从结构与功能角度分析编辑活动的社会本质，还必须与社会历史角度的编辑本质相结合。从社会历史角度分析编辑活动，它具有社会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本质特点。可以说，要全面地认识编辑的社会本质，就必须将结构功能的编辑本质与社会历史的编辑本质相结合。要看到，编辑的本质属性规定着编辑的社会职责、工作内容、职业规范、道德要求、价值观念等。

2. 从文化学的角度对编辑本质进行分析

(1) 从社会精神文化构成的宏观角度研究编辑活动的本质，形成了文化缔构观。^[5]论者认为，编辑活动主要发生在精神文化的领域，不仅是颇有特性的社会精神文化活动，而且在整个社

会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起着枢纽作用。它的作用表现在引导、设计和组织的开发性方面，表现在对产品选择、淘汰和修正的把关方面，表现在对社会文化构成、审验和革新等方面。可以说，编辑活动贯穿在精神产品有序化构成的整个过程中。它一方面将精神生产组织起来，经过审理、鉴别、选择、核定、重组、编序和排列，造成社会共有的文化结构；另一方面，又将这种文化结构借助特定的物质载体，制成文化媒介，传播于社会。〔6〕编辑活动恰恰是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相互转化、沟通的中间世界。它以物质世界为基础，以精神世界为主导，缔造着记载人类精神发展历程的整个文化结构及其历史。〔7〕换言之，编辑活动的基础是文化生产，编辑活动的过程是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编辑活动的成果则是可以传播的文化成果。文化生产正是通过人类的编辑活动而缔构为成果，构成文化系统，并进入社会传播网络。〔8〕

在编辑学界，这一观点得到不少人的赞同。一些论者认为：“要想揭示编辑劳动的本质属性，明确编辑劳动的本质，必须将编辑放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放在构建人类文化的长河中才有可能。”〔9〕在文化构建中，编辑的劳动是十分关键的，编辑劳动属于精神劳动，编辑劳动的过程也就是编辑劳动对象化的过程。编辑劳动的过程包括三重对象化过程：一是对元文化的对象化过程，具体表现为形成自己的编辑意向。这种意向既内涵着对元文化的总体把握，也渗透着编辑建构新文化的目的、计划和设想。二是对创作稿的对象化过程。这是不断排除差异、矛盾，逐步实现统一的过程，编辑的劳动实际是在寻找这种统一。其标志就是创作者在编辑主体那里找到认同者，编辑主体在创作者那里找到自己编辑意向的实现者。三是对信息接受者的对象化过程。这是以编辑主体为主导，编辑主体与读者互相满足、互相促进，形成

良性循环的过程。〔10〕对文化建构，其劳动“既表现对初创者的认定和再创造，又表现在对接受者的适应和引导，既要千方百计地满足读者的要求和期待，也要引导和提高读者的精神需求和阅读水平，从而提高全社会的阅读水平和文化品位”。“编辑劳动在构建社会文化的系统工程中处于举足轻重、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11〕

(2) 从文化、社会文化心理构建的角度分析编辑劳动的本质，形成了多重性建构观。论者认为，编辑活动在本质意义上是反映社会主体意志，体现社会文明进步要求，对作者个体的精神文化产品进行规划、设计、选择、加工，整体建构社会科学文化形态的一种创造性心智活动。编辑活动的构建功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其主要的建构功能：一是建构社会科学文化形态。编辑活动是在有序规划指导下的社会性整体建构活动，对社会科学文化大厦进行规划和施工建造。〔12〕二是建构社会心理意识形态。编辑对社会心理意识的建构是通过读者的精神消费而实现的。在消费精神产品的过程中，读者首先要解构，再达到理解、消化、接受精神产品，并在长期的积累交流中形成一定的观念、意识形态等心理积淀。

这种观点实际是在第一种观点基础上，将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考虑进去，对第一种观点的进一步细化。

3. 在编辑劳动的小系统中分析编辑的本质

不少论者将编辑劳动看成一个自我发展的小系统，在此系统中，编辑工作有其目的与规律，有其特点与方式，所以论者形成了另一些观点，主要有：

(1) 从编辑工作的主要作用及目的来分析，认为编辑的本质就是选择与完善。论者认为，“选择”主要是解决“信息与稿可用与不可用的矛盾”，“完善”主要是解决“书籍、报刊这种精

神产品粗制滥造和尽可能以比较完善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的矛盾”。这种观点认为：“把选择和完善作为编辑的本质，对于搞好编辑工作和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3〕

(2) 从编辑主体创造性的角度来分析，认为编辑工作的本质就是“发现”〔14〕。论者认为，创造性是认识编辑本质的切入点，因为编辑工作的目的是实现出版效益和编辑价值的认定，而最能反映主体对于客体的主导性与创造性思维的概念即“发现”。发现的范围包括发现编辑规律、发现科学趋势、发现文化精粹、发现优质原创、发现重要选题、发现出版价值、发现作者才能、发现读者需要、发现出版效益、发现市场定位。要实现这样的发现，要求编辑主体要具有研究性、探索性和创造性。

(二) 间接论证反映编辑本质

在行文或论题中未直接出现编辑本质的字眼，但所研究的问题却关系到编辑的本质，此类研究视角及相关的观点主要有：

1. 通过对编辑概念的界定反映编辑的本质

编辑概念作为编辑学建构的基础，一直是编辑学研究的热点。目前对“编辑”涵义的界定所形成的判断是多样的，或从编辑活动所涉及的范围方面，或从编辑活动的某些性质和特点方面，或从编辑活动的社会功能和价值取向方面，对编辑概念做出某些判断，这些判断中有一部分达到了定义概念的要求，有的仅是一种观念、观点的描述。从现有的一些编辑概念所包含的内涵出发，可见这些概念的背后往往反映着人们对编辑本质的不同认识。因为概念的内涵就是对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揭示。通过概念来反映编辑本质的主要观点差异很大，如将前面几个角度未能反映的一些观点加以概括，大约有如下几种：

(1) 编辑的本质是与出版联系在一起的“成书”，是收集材

料，整理出版。^[15]论者认为，编辑的界说可以概括为“收集材料，整理出版”。这样的界定可以更好地适应古今出版的情况，揭示了这一事物特有的质，并认为搞清这一问题，就可以合理解释编辑史发展中认识的分歧：编辑与出版联系在一起，编辑的任务就是出书，不出书的编写活动就是著作活动；编辑过程就是进行信息转换的过程，就是形成信息载体的过程。

(2) 编辑的本质是对他人作品和资料进行搜集、选择、整理和加工，使之适合传播目的与复制要求的精神劳动。^[16]持此观点的论者较多，在进一步分析此种编辑概念时，一些论者认为，编辑与出版没有必然联系，但与复制和社会传播有必然联系。编辑活动是对他人作品和资料进行搜集、选择、整理和加工的工作，这是编辑概念的核心。^[17]

(3) 编辑的本质从编辑活动的特殊性来看，是一种中介行为，具有调节传播的功能。^[18]“编辑”，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作为各种著作形式总称的历史习惯上的名称沿袭，其二是作为传播媒介特有的专业编辑活动。论者认为，同一“编辑”名称之下的两种性质不同的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有相互联系的一面，也有相互区别的一面，应当将这二者严格区别开来。不分清这两类性质不同的文化活动，将二者糅合在一起寻找其共同的本质是不可能的。如果将编辑活动与著述活动作一分析与比较，可看清编辑活动的特殊性，而其特殊性实际上可反映出编辑活动的本质属性来。编辑活动区别于其他文化活动的本质属性就是：在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中介地位和对精神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的传播调节功能。

(4) 编辑的本质就是从事创造性的著作活动。定义一种概念一般有两种逻辑方式，其一是从外延上下定义，其二是从内涵上下定义。从内涵上下定义，往往需要判断事物的种差和它所在的

属。认为编辑的本质是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论者，从内涵定义的方式入手，从定义概念的形式“被定义概念 = 种差 + 临近的属”出发，认为在编辑概念的形成上，“组织、审阅、编选、加工原创作品以在整体上构成新作品”就是编辑概念的种差，决定编辑概念的相邻的属应当是“再创造性著作活动”^[19]。从逻辑上看，最能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应当是属概念，而在编辑概念中，“著作活动是反映编辑本质的属概念”，所以，编辑的本质就是再创造性的著作活动。

2 通过对编辑工作特征的分析曲折反映编辑的本质

一种观点认为，编辑工作是一项以信息的传播为目的，以选择加工为特征的社会文化活动，是社会文化创造、传播、积累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就编辑工作而言，它是一个完整的系统。整体性、有序性构成编辑工作系统的基本特征，相关性和调控性是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而从编辑工作的系统特征和具体工作实践来分析，编辑工作具有创造性、导向性、中介性的特质，这种特质决定着编辑工作在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20]

与此观点近乎一致的是，一些论者认为编辑的本质可以从编辑工作的一些特征显现出来：其一是枢纽特征。编辑工作决定着文化传播的方向、速度、进入传播中的精神产品的质量，以及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供需满足程度等。编辑劳动的这种枢纽性作用，具体体现在对原创作品的“淘金”和“去渣”两个方面。其二是再创性特征。编辑行为与作者的著作行为有所不同，但都是创造性行为。编辑行为绝不是形式上的美化，而是著作行为的继续，其劳动除了对原作品做进一步完善外，更多考虑的则是如何有利于作品的传播。其三是导向特征。编辑活动的导向特征主要是通过对他人作品的有意识选择、删除、加工表现出来，以对社会施加影响。编辑工作的导向功能，表现在舆论导向

上则是旗帜鲜明，决不含糊，表现在科技传播上，则是隐性的。^[21]

以上各种观点，角度有别，结论不同，有些观点甚至相互还处于针锋相对的争议之中。面对分歧频出、观点相左的研究状况，要获得对编辑本质的较为科学、明晰的认识，从理论上确立编辑本质研究的基本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二研究编辑本质的原则

关于编辑本质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但根本目的是要获得对编辑本质的科学认识。所以，确立编辑本质研究的原则还是必须的，这是研究、分析复杂问题的需要，也是建立一定的理论体系的需要。关于本质的探讨，可遵循以下的研究原则：

（一）明晰编辑本质的内涵

概念作为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可以反映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所以，要获得关于编辑本质的准确认识，首先需要明确编辑本质的真正内涵。

从哲学的角度看，“本质”就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它由事物的内在矛盾所决定，是事物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本质”与“现象”是相互对立的一对概念，本质从整体上规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现象是本质在各个方面的外部表现，是事物比较表面的零散的和多变的方面。这些零散和多变的方面，用以反映事物的本质时可分为假象与真象。真象从某一方面表现事物的本质，假象则是事物本质的一种歪曲的、颠倒的表现。人们对事物的认识过程是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过程。

那么编辑的本质又是什么呢？从类推方法看来，应是编辑现象所体现出来的内在的、稳定的、一贯的联系。这种编辑现象是就编辑劳动所体现出来的各种外在现象而言的。要抓住编辑的本质，就要对编辑劳动丰富多样的外在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剔除假象，对真象进行准确定位，从纷繁多样的编辑现象中提取出编辑的本质。不仅如此，还要深入分析是哪些因素影响和决定着编辑的本质，只有这样，才会对编辑劳动做出深刻全面的把握和正确的认识。

（二）多维描写编辑劳动

编辑劳动是一项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编辑现象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经历了多种形态的转化。正惟如此，要从纷繁的编辑劳动中体认编辑的本质，就要对编辑劳动进行多维度的描写，之后，才可从中概括其内在的东西，抽绎出古今编辑劳动所共有的质的规定性来。要对编辑劳动进行描写就要确定描写的角度与描写的相关因素，这是描写准确与否的关键。

在专职的编辑劳动出现之前，编辑的主体意识不强烈，有关编辑活动的记载、编辑过程的记述相对较少，这就使关于编辑劳动的描写出现一定的难度，也使编辑劳动的描写往往与出版史的描写、文化史的描写纠缠在一起，难以理清。要从汗牛充栋的文化典籍中找寻编辑劳动的痕迹，就要寻找编辑劳动发生的相关诸要素，并对这些要素分类，从中找出编辑劳动发展的线索和编辑活动演变的轨迹。按照一定的线索描写，这就可以使编辑劳动现象的描写丰而不乱，多而有序，便于进行下一步的编辑本质的抽取。

要对编辑劳动进行深入的、多维度的描写，可从共时与历时

两个方向来进行。这看似两个不同的方向,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某一历史阶段共时现象的形成是历时现象在某些阶段的积淀与表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历时变化又是共时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学界不少人也有相同的看法。如一些学者认为:“古代的编辑活动是现代编辑活动的雏形,现代编辑活动的内容涵盖着古代编辑活动的基本方面。二者在活动方式、活动方法、活动对象上尽管差异很大,但在编辑本质上则应当是一致的。”^[22] 所以进行共时与历时的编辑劳动的描写,其目的是一致的,就是要获得对编辑本质的科学认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共时的描写是历时描写的基础。

1. 共时描写

所谓共时描写,就是选取历史上某一阶段编辑劳动的诸多现象,对之进行如实、客观的分析和描写,得出编辑劳动在这一历史阶段的特点。这种描写是对不同时代的编辑劳动做横断面的分析,其目的就是要获得历时的共同规律。实际上,建立在共时描写基础上的历时描写才是可信而有说服力的。

如研究当代编辑劳动的状况,就要将信息技术带给编辑活动的特征描写出来。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信息环境正在形成,由此带给编辑劳动的影响也十分显著。从数字化的影响来看,要求作者的投稿、编者的加工要符合信息资源数字化要求,要适应电子计算机的自动识别。如现行全国社科学报规范对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所做的具体规定,相对于以前参考文献著录的情况而言,增加了许多的内容,其中一项如“[D]”表示学位论文,“[J]”表示学术性论文,“[M]”表示专著,这就是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便于计算机进行文献分析与统计而做出的编辑操作的具体规定。

从网络化的角度看,互联网的出现使信息的载体由传统向电

子媒介方向转变，同时带来了编辑主体与受众关系的转变，传统的编辑流程和作者、编者、读者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编辑所有活动都可集中于网上实现，编辑活动诸活动呈交互、开放关系，出版周期缩短，稿件时效性增强”。其中主要的变化就是编辑主体可随时在网上发布选题、组织稿件、查阅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动态，及时将作者的文稿交专家审阅，了解受众需求。作者也可随时在网上了解编辑成员的选题范围，投稿的规范，避免盲目投稿的出现。不仅如此，作者还可通过网络直接与编辑成员或专家进行讨论，进行互动的信息交流。〔23〕

从信息智能化的角度看，编辑主体活动的作用在不断的增强，主要体现在策划组织的作用不断突出，创造性劳动的性质在强化，优化选择的导向功能在增强。因为信息智能化强化了编辑主体在信息传播中的智力含量、编者内化积淀的知识水平决定着其与传递信息交流的可能性、有效性，信息的丰富、多样和复杂化要求编者的知识系统具有广博、宽泛和涵盖性。编辑主体应采取广泛涉猎与严格筛选相结合的方式，鉴别、优化文稿信息内容和形式，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价值导向，最大限度地提高信息的传播和利用率，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24〕新时期编辑劳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1）编辑活动的领域扩大了，这主要表现在编辑劳动的活动范围从图书、杂志、报纸、广播、电影、电视和广告制作等方面，延伸到光盘、磁盘、网络传播、计算机软件和信息咨询等非常广阔的领域。编辑活动技术也超越了以纸质为中心的印刷时代，走向了光电和软件传播的时代。

（2）编辑活动的频率大大加快。

（3）编辑活动由原来的单向朝双向、多向交互转化。

（4）编辑劳动由原来的单一服务，转化为综合性服务。像这些现象所体现出来的发展与变化，对于了解编辑劳动的本质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25〕

2. 历时描写

所谓历时描写，是就编辑劳动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各种表现所进行的描写，其目的是寻求编辑劳动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具有的共同发展规律，所具有的共同本质。应当把古今的编辑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和考察，并将这一历史过程作为编辑学研究的立足点，这种历史研究就是提供历史的实践经验，从史料中抽象出规律。对编辑劳动的历时描写，可以从编辑劳动发生时的不同的要素出发进行描写，也就是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做出不同的历史划分。如我们可以从如下的一些角度来进行：

(1) 依据信息的复制技术，可以将编辑劳动分为刻铸型编辑劳动、手抄型编辑劳动、印刷型编辑劳动、拷贝型编辑劳动几大类。

将人类的信息传播行为置于人类文明形态的演变历史中来考察，编辑劳动作为信息传播中的一个环节，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信息内容进行加工，并使之传播出去。而信息传播范围的广狭，传播速度的快慢又是与人类信息复制技术的先进或落后密切相关的。每一次信息复制技术的提高，也就是信息传播技术的提高，都会使编辑劳动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由此可带来人类传播文明的方式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总是伴随着信息复制手段及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提高，而信息传播技术可以不断地沟通和扩散各类信息，连接各种独立的信息的终端，使社会形成一定的信息网络。这种信息网络的形成，对经济发展、社会协调、管理体制、文化扩散和人际关系都产生着重大影响。加拿大经济学家哈洛德·英尼斯认为，传播工具的使用创造了人的行为模式和精神状态，传播的发展刺激着文化表象和象征符号的重新组合。〔26〕可见，新的传播手段的使用，新的复制技术的出现，必将引起一系列的社会变化，包括引起编辑劳动的变化。

1) 刻铸型编辑劳动。信息依附的物质载体主要是甲骨、青铜和石头等，信息保留的主要技术手段是刻写与铸造，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存信息，而不是为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不存在同一内容有多样本。这一阶段，编辑主体参与信息制作的主要方式是收集、编次和保存。如刻契型的甲骨文，从其信息内容来看，主要是将占卜的内容及一部分验辞记载下来，这些内容的编排与刻契方式，已十分注意版面的安排，出现了对称交流，即“可上下对，可左右对，还可内外对，又可交叉对，这些充分反映了殷人阴阳相对、相反相成思想观念……”^[27]所以，甲骨的版面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是一种编辑劳动的体现。

2) 手抄型编辑劳动。手抄型编辑劳动经历了十分长久的历史过程。主要是将要传播的信息内容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为人们广泛传阅并获取。其负载信息的物质载体主要包括竹简、丝帛、纸张等，复制信息的技术手段主要是靠毛笔来抄写。

3) 印刷型编辑劳动。主要包括雕版印刷型的编辑劳动与活字印刷型的编辑劳动两类。可以说编辑劳动的范围在出现了印刷术以后有了进一步的扩展，编辑的内容不断丰富，编辑手段也有了更新，编辑宗旨也十分的鲜明。仅以明末清初毛晋汲古阁编辑书籍的情况看，汲古阁出版书籍 600 余种，不仅自己搜集往昔的版本，进行校对、加工再付印，还接受外来客户的刻书业务，涉及经书如《十三经注疏》、史书《十七史》、子书如《陶靖节集》、戏曲汇总《六十种曲》、综合型的《径山臧》等大型书。毛晋汲古阁的编辑经验就是：第一，注重信息的来源，注重择选优稿。毛晋购进大量的藏书，并不惜重金购置善本，吴伟业《汲古阁歌》盛赞之曰：“比闻充栋虞山翁，里中又得小毛公。搜求造佚悬金购，缮写精能镂版工。”第二，聘请学者加工校勘稿件。钱泳《履园丛话》说毛晋：“延招海内名士校书，十三人任经部，

十七人任史部。”校书既有仿照旧本一字不作改动的，也有直接以善本校改文字的，还有存异文出校记的形式。^{〔28〕}第三以一定的学术思想和观点指导刻书时的编辑活动。其编辑内容的选择，具有较强的计划性、目的性，与当时的社会文化学术的发展具有密切的联系，其宗旨“来源于他对明代学风的批评与反思”^{〔29〕}而他所从事的劳动，对当时及后世学术风气、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和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4) 拷贝型的编辑劳动。主要是指现代影视技术、电子技术出现以后，编辑劳动的结果可以通过拷贝的方式进行复制，迅速传递出去，实现信息在较大范围的共享。在计算机出现后，这种信息的复制技术，带来更加迅速的传播，同样也使编辑劳动对信息的涉猎范围更加广泛，处理速度更加快捷。对之今人多有论述，此不赘述。

(2) 依据编辑劳动规模的大小，可将编辑劳动分为萌芽状态的编辑劳动、兼职性的编辑劳动、专职性的编辑劳动、群体化的编辑劳动、工业化的编辑劳动、电子化的编辑劳动等几个不同的阶段。

编辑劳动规模的大小不同，与之相应的编辑手段、编辑方法、信息传播的范围大小也就不同。所以，从编辑规模的大小可窥见编辑劳动发展的一系列情况，也可以之作为编辑劳动现象描写的线索。

1) 编辑劳动的雏形。主要在殷商时代，贞人、王妃等人将奴隶主贵族的占卜记录等进行分类和一定的编排，这是一种极为原始的编辑劳动。

2) 兼任编辑劳动的出现。兼任编辑劳动主要是讲编辑人员的身份是兼职性的，其劳动未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分工，这一类编辑劳动主要是在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如教育家孔子从事的

就是兼职性的编辑劳动。孔子在教授学生时，编辑了教材“六经”；为正王化时风删节了《诗》。孔子采用的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编辑原则与方式。这一时期，由于负载文字的载体及书写方式发生变化，竹简木牍和缣帛这些载体的出现，毛笔的广泛使用，使书写更加便利，推动了编辑劳动的进一步发展。

3) 专职编辑劳动的出现。在西汉时代，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群书，编定书目。此一时期的书籍编辑工作，首先是在广泛搜集各类书籍基础上，在“书积如丘山”的情况下进行的校勘，不但对书籍的内容校谬纠误，还对一些无篇次的书籍定著篇章，对无书名或有争议的书籍确定书名，再将各书新本缮写誊清，“书以杀青简，编以缥丝绳”，使之成为定本。刘向父子的编校活动，虽不带有普遍性，但终生以之为业，其劳动促使我国的编辑劳动产生了飞跃。他们在《七略》基础上提出的编辑思想、编辑原则、编辑方法，为后代的编辑劳动提供了一种范型，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创造的“本校法”、“对校法”等编辑方法，一直沿用到后代。

4) 群体化编辑劳动。群体化的编辑劳动主要是在隋唐以后。随着造纸业的发展，雕版印刷术的发明，群体化的编辑劳动出现就有了一定的基础。这时，编辑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唐代以后，除了常设的编辑机构如秘书监、秘书省及其官员如监、丞、秘书郎、校书郎、正字、著作郎等外，还出现了负责某项特定任务的编辑机构，以完成大型编辑任务，如唐代的《艺文类聚》、宋代的《太平御览》、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四库全书》等。这时，书籍的印刷出版已经产生，书籍生产的方式在不断地更新，编辑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涉及文学、哲学、医学、科技等各方面。编辑的体例不断更新，创造了丛书编辑体例等。

5) 工业化的编辑劳动。西方这一形态编辑劳动的出现早于